

彰德府志卷二十二

藝文

志載藝文豈徒矜博雅舞文墨已哉蓋載道考政治與夫人心風俗於是乎具焉鄴下舊稱文獻邦至唐宋元明而益盛我

朝文治日隆人文蔚起猗歟休哉舊志分別諸體凡有載筆各分編於其類紛見雜出原流不克分釋今特羅歸一門校其亥豕而更編次之併益以時賢佳製之有關於道術治術與人心風俗者於以見人文之日盛云爰志藝文

制誥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制誥

魏文侯命西門豹

西門豹爲鄴令魏文侯曰子仕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豹曰有術乎曰有之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鰲牛之黃也似虎白骨擬象碣硖似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出國語

宋仁宗進韓琦昭文館大學士制

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疇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

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卹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實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臺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倍敦戶封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尙書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宋英宗封韓琦衛國公誥

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難屬在佐王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二

制誥

之畧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於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丕務之浴敢後元勲之獎首敷邦渙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閎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至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邃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闥之臺符降以封爵之文益

以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宋神宗以韓琦配享英宗廟庭誥

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誥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永興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三

制誥

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爲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謨猷實紀於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是用進登烈考之清祐俾序功臣於大烝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爲忠義之勸於戲爲臣至此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盛美以荅元勲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王者施行

宋神宗御製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勲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薨訃來京師朕盡然追

若不勝詔輟視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七月癸酉成服於苑中哭之慟又勅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孤忠彥上公勲德之狀於有司已而集議尚書省皆以謚公忠獻無易朕念既塋而墓隧之碑未立嘗考大雅蒸民之詩雖美宣王之德而實大山甫之功肇其所生與其所施及乎進止威儀衣服車馬之盛莫不與民咏歌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謂至矣蓋臣之致功者大則君之享福也隆然則曷可無述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宜有金石之刻以著信於後世而錫訓於子孫非朕其誰爲之惟韓氏遠有世叙始武子事晉得封於韓遂以爲氏韓亡其子孫散之他國望出博陸推其族世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四

制誥

名爵而譜猶存其三世葬安陽公安陽人字稚圭生而有異稟少好學夙智早成天聖五年公甫冠擢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召試學士院除直集賢院再選大常丞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異數見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請執政者德輕不足與論天下事公連疏中書所行乖失久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詔罷執政者四人公爲諫官凡中外職有預責苟有所知者未嘗不言其啟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初王曾爲宰相謂公曰今言者大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是時曾望方崇當時世人罕見獎與公得其言益以自信

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阮逸胡瑗尺律之法出於私見
皆詔罷之且請用王朴舊樂遷起居舍人知制誥知審刑
院益利歲大荒爲劍南三路安撫使活饑民百餘萬減冗
役數百人奏除諸郡收市上供綺繡不急之物以便民趙
元昊反以兵圍延州又爲陝西安撫使馳往撫邊至則賊
引去矣方大將劉平遇賊於百口以軍敗被執監軍黃和
懼罪誣言上平實降朝廷乃勅收其子命御史臺置獄於
河東府公力爲陳之平子旣蒙釋又得推恩及其家夏竦
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以樞密直學士副之公持攻
守二策以決於上仁宗欲取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昊
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顧非舉國不能以內寇漢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五

制誥

拘成法城邑之守未嘗出境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今彼
志氣驕惰我儻併兵從一道出糧充械利鼓行而前宜無
堅敵矣曷不用攻策公言雖懇然朝廷終以爲不可俄還
涇原聞元昊遽求盟公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下令諸將
日夜戒嚴方召兵瓦亭賊已寇山外公指圖授任福曰此
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壁待之無得輕出軍
久則勢自歸且隨躡其後擊之可有功旣而又檄戒福曰
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爲致敵而死之夏竦使
人收散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之罪不在
公朝廷猶奪一官得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分陝西
爲四路改秦鳳經畧安撫使明年詔易陝西四帥皆爲觀

察使如范仲淹龐籍二公亦辭公獨不辭曰上方憂邊甚
臣子忍擇官乎頃之復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爲樞
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久積養士氣日益振又欲用
策取橫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求稱臣而未遂公與范
仲淹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
副使而相與復陳其策上前元昊已臣矣其謀卒不得用
前此鄭戩代公爲四路帥遣劉滬董士廉卽降羗所獻地
築水洛城城役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爲非便止之
滬等猶城不已洙乃械送於獄且將斬而戩力爭於朝公
亦以爲水洛可罷而滬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廷臣
往視利害旣成而士廉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六

制誥

已悉罷去公因自請補外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又徙
鄆州徙成德軍分河北爲四路就移定州定撫使知定州
更本殿大學士尙書禮部侍郎以觀文殿大學士留再任
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畧安撫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池
公使裨將蘓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上神廟今何見
侵也虜不服安靜指外黃嵬山之麓與之爲約不敢踰衍
塞下多閑田先是國初潘美爲帥時敵頻出鈔掠竝邊之
民甚苦之美乃令內徙空其田以爲禁地公曰以虜日加
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募弓箭手四千戶懇旧九千
六百頃公數罹霜露之疾願上武康節罷兵東還詔聽以
節知相州且疾間授三司使工部尙書尋除樞密使自國

朝剗革僭暴所積機要文書皆散亂湮鬱不可考究諸司
比例前後檢用未嘗同吏每探高下以市賂乃奏命官條
悉刪留而論次之姦緣以止其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
秘府以爲世主憲總千餘條後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同
平章事進刑部尙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
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畧太平之務公因得選勅郡司
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無事百姓遂安
刑罰衰止衣食滋殖守成之業茂矣仁宗在位四十二年
皇嗣未立而天下共以爲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爲上言
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古禍亂之起由
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尙未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

者而定之以爲宗廟社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
成帝在位二十五年議立孝元帝孫定陶王爲子成帝在
漢非高才主且能之以陛下之聰明睿知奈何久不決也
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稱疾辭未受命仁宗以問公公
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切憂之帝悟遂詔立皇
子公復稽首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詔下英宗辭益堅
仁宗欣然用其策英宗旣爲皇子卽皇帝位於時天氣溫
晏宮庭內外罔不肅然自畿中市井猶有未知者加門下
侍郎兼兵部尙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爲仁宗山陵使初
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垂簾聽軍國事及皇躬康復公乃請
乘輿素仗出祈雨都人猶未識新天子至是瞻仰天日之

長乃相與言君貌類祖宗真英主也太后聞之喜即下令
進左僕射兼樞密院事提舉修仁宗實錄昭陵復土
上大丞相印綬英宗親製手詔賜之語甚眷公乃起不敢
辭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郊大禮進封魏國公以陝西
戍兵多軍常不足欲籍下民爲義勇方議上諫官司馬光
言曰往者常籍之爲民兵遂涅之爲官軍父母妻子莫不
壞顧以泣也臣願以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河東
亦有義勇何陝西爲不可公於是督使者疾馳往籍之得
十四萬人光猶上前論其事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
也夏賊寇大順城公卽欲停歲賜絕和以問罪於其主諒
祚大臣或有以保元康定之間四方用兵王師傷敗之事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八

制誥

諫於上前陰撓其謀者公曰此但膠徃迹何不較今日彼
我乎且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朝廷邊備乃大過昔
者誠詰之彼必屈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善之也英宗旣
用公策遂遣使賁詔徃問罪而諒祚懼以表謝於朝廷會
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居於便殿公叩榻問諒祚所上表
云何英宗曰亦如前日所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媿服公
之謀且善英宗之聽也未幾卽臥內承詔以朕爲皇太子
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朕卽皇帝位拜司空兼侍
中爲英宗山陵使旣還又引故事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
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仍虛上宰位待之賜
興道坊第一區公因以國朝故事領兩鎮者未嘗有辭不

拜改淮南節度使种諤取綏州宥州貢不至旣勅備於陝西又改陝西經畧安撫使判永興軍或以綏州孤遠難於饋餉請棄於賊者朝廷信之命公廢焉公以謂其城阨衝要據橫山界下視平原不可毀留詔抗議以便宜檄邊固守之乃得存迄今爲延州東北形勢之障公旣常有滅寇志因是乃大揭榜塞上具陳向背禍福招來橫山之羌爲進討之計會關中頻歲不登邊廩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而時不相之故其功卒不就河北地數震又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名動外廷每漢使至遼遼必問公安否熙寧初公子忠彥使遼燕於戎帳其主顧問其常使漢者曰忠彥肖其父乎曰然遽命工圖之而去故例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九

制誥

遼使過北都與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來賀同天節副使成堯錫謂接伴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而不得也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相州居二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鎮以向所加命授之公雖在外朕常璽書訪以機事使還具言公形殆非復在執政日朕方念公深遂不能起可勝慟哉公天資忠孝嶷然如山立至論大事決大疑辭氣雍容不見其有憂喜之容也方天下以爲憂公獨能蹈危機進沉斷上以尊強宗廟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高而不矜位高而不驕祿富而不侈自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也公爲宰相十年蓋進人多矣然未嘗以官職私所親

得恩澤先推與旁支逮朝廷錄遺其子猶有未命者公
前夕有大星殞治所櫪馬皆鳴其年十一月庚申發兩河
卒以一品鹵簿葬公相州安陽縣豐安村之原享年六十
八歲曾祖璆廣晉府永濟縣令祖構太子中元父國華諫
議大夫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追封齊燕魏三國公男
六人忠彥太常丞直龍圖閣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粹彥
嘉彥皆大理評事其一人早卒孫男六人惟公奉仁宗詔
立皇考爲皇子被顧命立英宗爲皇帝被英宗顧命立朕
以承祖宗之緒可謂定策元勲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
周勃致治比姚崇其言不幾然乎朕旣述公以文遂篆其
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夫豈特慰公之知亦將爲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十

制誥

天下臣子之勸銘曰嶽祗業我默降靈氣匪申匪甫而相
予治亦精傳圖繼生仁宗誰適作相有來魏公烈文魏公
匪止於枚天寶賚予魏公有來公治萬世靡猷不經進退
賞罰惟時權衡晦明風雨罔拂厥序男女潔誠以田以繡
萬物熙熙四時舞歌雖本帝力公陳亦多皇有大器誰嗣
誰尸公陳與予天命不迷功成辭隆視天盈虛旂常之載
勤勞終初乘彼路車袞衣赤舄其誰公如將相出入公行
不歸公死是悼公儀淚落苑草永懷英宗公則配食

萬年

宋寧宗追封岳飛爲鄂王誥

勅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不待百
年而定瞻言名將夙號盡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
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
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
六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材負冠軍之勇方
畧如霍嫖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
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勲外憺威靈內殫謨畫屬時方講好
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樊
蠅之集寢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
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逮國論之旣明果邦誣之自
辨中興之主恩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眚冲之在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七

制誥

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繼之王爵裂熊渠之故
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
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冥之際諒
惟泉窆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宋理宗改諡岳飛爲忠武誥

主爾亡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諡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言
申錫贊書追告幽窆故太師追封鄂王諡武穆岳飛威名
震於彝夏知畧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勁敵枕戈厲志
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
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煙之偉績先
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

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矜哀之備至
亟還故官而禮葬頒賜廟額以旌褒逮於先帝之時襲以
真王之爵旣辨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
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
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
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
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
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河山而並永英
靈如此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諡忠
武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實慶元年五月二日

明萬歷加封帝號勅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一

三

制誥

言念渺躬續紹靈基惟聖賢之典謨是重撫綏彝夏抑古
今之忠孝可褒咨爾宋忠臣岳飛精忠貫日大孝昭天憤
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羶原職宋忠文武穆岳鄂王茲
特封爾爲三界靖魔大帝保劫昌運岳武王由是造成冠
帶袍履一分特差尙膳監太監李福齋捧前去湯陰岳廟
懸掛爰命道家啟建金籙告聞矜典顯播王封懸尙冠袍
用揚聖悃咸使聞知

明仁宗諭戶部尙書兼太子賓客郭資勅

卿事我皇祖皇考今四十年歷官中外致位通顯列於六
卿遭遇如斯可謂極盛然卿有質實之資剛直之氣心之
所向惟在國家有利於上毅然身任不畏強禦雖怨聚於

已而不服顧雖害將及已而不知避可謂忠貞篤實之臣矣朕初嗣大統嘉與老成共圖治理矧肇建儲副兼資贊輔顧卿抱病累歲步趨維艱不忍強勞以事今特陞爲太子太師俾致仕歸嗚呼念二十年之前與卿同處一城早暮相聚勞動艱苦其何可言今太平無事當相與共樂於安逸而卿以疾而去能不有感於懷哉今命戶部卿戶下稅糧及一應差役悉皆蠲免卿歸休卿里惟強飲食慎醫藥優游自適以娛暮齡以副朕眷懷故勅

明世宗贈崔銑南京禮部尙書諡文敏制

國家敦尙文治優禮儒臣生旣授以官階沒復錫之贈諡此實勸忠之令典豈徒觀美之虛文致仕南京禮部右侍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三

制誥

郎崔銑明敏之資該博之學登名甲第擢秀詞林經闡輪啟沃之誠史局著編摩之績持衡取士奉詔育才賢聲素著於鄉邦清秩薦加於南署旣遂優閑之請宜臻壽祉之休訃音來聞良用悼惜追惟舊學可恡褒恩特贈南京禮部尙書諡文敏錫之誥命嗚呼學以致身已遂生平之志恩宜逮遠益增永世之光靈其有知服之無歎

明神宗贈大學士郭朴諡文簡制

聖朝優理輔臣生有令名沒膺顯號載在令甲用報股肱矧若光弼兩朝茂著多勩匪示崇於褒恤曷彰眷於榮哀爾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宅心純粹制行光明不激不隨獨秉冲和之氣有學有識

深明治理之原方其肇跡詞林人期公輔迨司講讀益殫
謀猷品藻文場收以人事君之效編摩國史多讐書載筆
之勤蜚聲實於宮坊文章有用贊秩祀於春省夙夜惟寅
以故簡在常心受知肅祖擢居太宰用能絀枉登良拔置
臺垣爰任調元贊化肆欽承乎末命旣明保於初年衆方
幸老成之在朝卿獨懷盈滿而自退三十七載望侔河內
之溫公八十三齡壽比維陽之潞國天下想其丰采朝端
藉茲典刑詎意乘箕溘先朝露睠言耆舊特霈恤恩是用
葬祭錄廕贈爾爲太傳諡文簡錫之誥命於戲謝大傳韻
宇沉雄勲隆晉室畢文簡行操端謹名重宋朝卿今何遜
乎前賢此足永昭於來禩尙惟靈爽祗服休嘉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誥

制誥

明熹宗贈光祿寺少卿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冀體
誥命

朕光纂鴻圖邁新駿命嘉與抽揚闡發幽忠因徃勸來追
崇用亟爾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冀體介性天成高標壁
立明廷升俊壯縣分符三歌召伯之棠首拔惠文之地志
在拾遺補過若彼汲長孺之匡君言維衛正閑邪期爲孟
子興之定國方拜埋輪之節特披借劔之忠心獨切於憂
時詞不嫌於過激投鼠不忌仗馬自甘再嬰鑄秩之雷霆
旋列編氓於邱壑考槃永矢徒勞駒谷之思咨岳方新未
遂鳳梧之遇感宿草之旣列宜寵命之特光茲用贈爾爲
光祿寺少卿錫之誥命於戲卿月升華青簡垂直臣之譽

龍綸渙寵泉臺賁永世之光眷乃明靈服茲休命

國朝

聖祖仁皇帝贈福建按察司僉事原任尤溪縣知縣李埏

誥命

鞠躬盡瘁人臣報國之忱表績褒庸朝廷勸忠之典
爾原任福建延平府尤溪縣知縣李埏奉職無衍臨
難不苟身膺民社之寄克彰夙夜之勤當小醜之陸
梁遽捐軀而殉節稽諸常典宜沛貽榮茲贈爾爲福
建按察司僉事於戲宏敷紫誥之華永作黃壚之賁
幽靈不昧鉅典式承

奏疏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五

制誥

日食對

漢杜鄴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
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
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
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
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
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晡晡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
不應而日食地震民譌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

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
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
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
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
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
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藩自絕猶受封土制書
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里間未旬月則有詔
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
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
肖並侍幃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
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共

奏疏

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
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
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
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
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
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
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佑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
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恒然願陛下
加致精誠思承妒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
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貞祥福祿何嫌

臣聞從事獨賢詩人所以興歎不能者止臣子所以知難
今引疾以訴天幸均勞而賜可伏念臣天與忠義仕逢聖
明常行已存必至之心謂當時無難了之事期以一身任
天下之責九殞報君上之知見義必爲所冀公家之可濟
其愚莫及不知世務之無涯故茲一紀之餘更帥三垂之
重或過中而食未及口或達旦而坐不得眠惟憂才力之
弗勝上孤眷倚不顧形神之過用易及衰疲以致思苦傷
肝氣留在脇自中年之甫及覺積疾之易搖此歲以來乘
隙屢作每妄攻而賜毒實無意以求生幸遇皇帝陛下臨
遣國醫診知病本雖萬金藥劑之美稍復支離而一道節
制之繁誠難總決伏望皇帝陛下廣天地至仁之造憐矜
彰德府志

藝文
卷二十二

七

奏疏

履舊物之微知臣以憂職纏疴念臣以過勞至憊許上武
康之節退臨河直之封深惟冒寵之災身願復亞卿之舊
列使臣釋去重負全養至和訪經而衛生閱譜而調藥庶
二三年之保攝得神幹之復完則西北邊之重難惟聖意
之所任由衷所切得請是願

知相州乞罷節鉞表

宋 韓 琦

守邊不可以疾居誠宜引分求郡莫如於鄉便冀一均勞
所祈使鉞之還蓋協帥臺之罷君仁厚止易地以推恩
臣寵無加遂擁旄而歸里榮兼今昔義激死生伏念臣自
忝決科則思陳力非微軀獨不自惜幸明主得其親逢故
常奔趨險艱如履平地顧視權利輕於浮雲當人之不